家語證僞

序

僕既改官比部踰年乃得會稽范蘅洲先生而友之相與研斷義理上下古今因得其平居著述知先生不肯以之耳目人之目亦不自耳其耳自目其目者也以讀書得參互考證破千古之疑存聖學之真即其家語證僞一書可簡校也蓋自漢儒竄經唐宋輩出踳駁不純所在多是蘅洲既一一各有論著而於是書尤鉤摭不遺餘力彙羣書以發王氏之底蘊摘其舛互者幾何篇犁其點黐者幾何字以漢學折漢儒即以今家語存古家語而學人耳目爲之一新於戲六經如海藏於龍出沒與大氣爲混茫而珠貝沙礫淆雜硼湃河伯爲之震蕩何況凡庸願先生

悉出其全書使天下爽然一淘汰而澄清之此編固先生
小試疏瀹排決之功也僕雖老猶與學者朝夕跂而望之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清明後一日吉水羅暹春拜手

家語證僞卷第一

會稽范家相著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史作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

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孔子爲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俱見史記

史無事實其定公問溝昭公之墓見左傳無謂季桓

子語

顧氏絳曰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

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

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

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

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也今夫子爲司空者小司空

也由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其然者孟叔季

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爲小司寇也按孔

子如代臧氏爲大司寇將置臧氏於何地顧氏之言是也自家語沿史記之誤遂成不刊之典誰其正之考春秋代世卿而執政者三人齊管仲晉陽處父楚孫叔敖三人而夫子代臧氏爲大司寇左傳並無明文如使爲大司寇何以去就如此綽綽乎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

誅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自士以兵之至此史記無左傳有以下左傳無景公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以下左傳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爾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以下史記）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此一節合左傳史記刪節成文　會於夾谷一事左氏近於聖人自當以左氏爲正左無奏宮中之樂一段而史記有之史蓋本穀梁而增大其詞者毋論晏子相齊必不作此非禮之戲卽齊之諸臣亦不使景公有此過舉也且景公卽不知禮而令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以正言麾而卻之可也兩君爲好會何至遽加慘刑使手足異處此近於覇術斷非孔子之所

爲也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踰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事本左傳文襲史記後削闤成弗克一節竟云墮三都之城加彊公室數語與春秋經亦相左讀者詳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

愼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沈猶氏四事本荀子新序自賣羔豚以下本史記

按左傳公會齊侯於夾谷在定之十年孔子已爲司寇矣史記作十四年誤墮三都在定之十二年十二月則執政已近三年其化理當不止於荀子新序之所言者

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莫有援

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復子產且然何足爲聖人重乎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以上史記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說苑作蠋沐文王誅潘止文王說苑作太公周公誅管蔡說苑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乙荀子作付里乙說苑作史附里子產誅史何荀子作鄧析史付說苑作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上記夫子攝相而喜見史記下記誅少正卯荀子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其文襲荀子　顧氏絳曰定公十二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杜預註曰相會儀也如顯爲小相之相史記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是誤

以儐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按顧氏謂魯無相名考國語季文子相宣成仲孫它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論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是相之名諸國皆有之但春秋時上卿執政卽謂之相相者輔佐之謂如仲虺爲成湯相傅說爰立作相左傳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之意非如秦之丞相專置一官也杜氏通典謂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皆是輔相人主非是專官若攝相之相明是儐相　少正卯一事卽以論語證之可見其非夫子對季康子患盜曰子爲政焉用殺豈身甫執政先殺少正卯以立威哉據稱少正卯聞人之僞不過

褫其鞶帶甚則投之遠方已足蔽辜初無死法乃以是爲爰書遽殺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魯君與季氏其何以堪即臣庶亦不服也若其人別有亂政之實何以不爲子貢明言之然此非但家語之失也北齊劉晝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夫門人非不知孔子之聖也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云云其言未知何本如所言似子之誅少正卯以其欺世盜名故耳然總非聖人作用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正（荀子作請止當依荀子）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弗庸以即汝心唯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

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
措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
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
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仭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
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弗踰乎
此節荀子韓詩外傳說苑皆有之文襲荀子而稍删
節之　不教而殺謂之賊卽道德齊禮之意若犯不
孝而故赦之以待施其教則聖人之治迂矣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聖人
之遇斯獄亦惟矜之而已豈若是哉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大戴無上三句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大戴作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歟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願因所聞而學焉

此篇大戴作主言此作王言誤也史繩祖謂王言是而主言非殆末之思

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

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大戴雖有國馬不服不乘不可以致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攻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主節之何財之費乎（大戴政之不中以下與此意同語異此取王制語）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戴作上強果則下廉恥義長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正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俗樸男愨而女貞戴作民敦工樸商愨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戴作不窕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也如湯之灌雪焉戴作如灌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

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懼二句戴無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此不遠之效也戴舒肘知尋下有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接下千步而井井爲文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步而埒埒三而矩原註此說里數不可以井言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按戴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資裒焉恤行者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

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義無

此何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此篇與大戴出入處較爲文從字順諦觀則刪改之迹顯然要是漢人僞託無疑者起首言道所以明德德所以尊道分道德爲二是不明道與德也聖門羞稱五霸而云不以道治之不可致霸王王乃與霸並舉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而云明王必盡知天下之良士既知其名又知其實雖明目達聰何以致此此豈聖人之言

大婚解第四 小戴有哀公問大禮一段此刪去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下刪一問 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

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所不爲百姓何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記作父子親）君臣信（記作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多一愛句）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而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

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王註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禮解直言較明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

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此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故記文）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記古之爲政愛人爲大凡四句今改作二句）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記曰不過乎物一句住以下公再問君子何貴天道另爲一節今添出成身不過合天道）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無爲而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

心記惷愚冥煩子志之心煩字屬上句孔子愀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記作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此篇有意刪改大小戴記成篇尤屬顯然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言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旣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以上儒行無之蓋本世家冉有言於季氏請聘事入之公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
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
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
待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
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
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難
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
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
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
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

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畜乎〔劉記一句疑其傳刻之漏〕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好樂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沮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此二句記分頂上二層下有鷙蟲攫搏二句〕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

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讒諂之人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身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身記作信同申王注以身雖危猶終身不忘百姓一直說下與記意不同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改記文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記無此句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記無

此句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記作上弗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尙寬砥礪廉隅强毅以與人此處改記文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删一句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施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既得聞斯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以儒爲戲矣

儒行一篇先儒謂是戰國豪士高世之節者所爲記本十七條今少闕善相告一條疑非家語所删者傳寫之漏耳舊本俱同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記作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孔

子曰臣也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記無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敎順百姓所不能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以下增改記文當取原文參覈之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

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

其政以忤其眾以伐其道記止午其眾以伐有道一句求得當欲不

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多二句夫昔之用民者由前

今之用民者由後是以君子莫能為禮也

此截取小戴哀公問首段稍加刪改移作問禮之首

下以禮運補湊所以就問禮篇名也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王注得天地陰陽之書按

記本作坤乾謂歸藏也當從記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

初也始於飲食以下雜改記文不悉注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污尊

抔飲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鄉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毛血

腥其俎孰其殺越席以坐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以上因言偃極言禮之問故截之以合哀公問大禮之下不知上半是禮之冒無所不該下半言禮始飲食因及祭祀是禮之一節上下不相蒙其删增竄尤不合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

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

此篇大戴與荀子皆有之文襲荀子大戴作哀公問五義

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多二句荀俱無戴）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則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二句增出）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

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庸人也[論庸人與戴荀意同語異]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二句戴荀無]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骸[戴荀作性命肌膚]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荀作不德戴作躬行忠信其心不二當從戴]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油然若將可越而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

此句戴荀無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此句戴荀無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此段與戴荀語意俱異未知何本當取戴荀二本參覈之

大戴哀公問五義止此有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數語今刪去　此篇戴記不如荀子家語所以取荀也

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此家語所增以聯貫

上下文者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哀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未嘗知勞未嘗知危恐不足以
行五儀之教若何此句亦家語增出以聯合上下者孔子對曰如君之
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
啟其心吾子言焉以上荀亦稍異孔子曰君子入廟而右登自
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
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明視朝慮
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
其威儀荀無此二句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
於國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

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止此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自寡人生於深宮之內至危可知矣荀子本另為一節家語聯之為一上加寡人恐不足行五儀之教一句下加君既明此五者四句讀者取荀子觀之則聯合補湊之迹自明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荀子無取健無取詌無取口啍下同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

不可通

此本荀子哀公問刪去後一段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與此少異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無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仇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右本說苑指武篇其文少有改變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

傳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吾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右本說苑君道篇　按說苑多載孔門言行亦未必盡出於古家語者如盡出於家語則孔安國之所撰集者亦不足傳信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惟人也（說苑無閒）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

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說苑無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之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至者也其先世殷王大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蘖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警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

明王違此說苑止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以上添出

右本說苑敬慎篇添出哀公一問大戊說苑作武丁按書序伊陟朝大戊亳有祥桑其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史記亦作大戊此說苑之誤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說苑無仁者壽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

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右一節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其文略同結皆引詩無後智士仁人一段

家語證僞一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槖本

家語證僞卷第二

會稽范家相著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句與說苑外傳異當是改以就篇名者）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旂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辨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雖然各言爾志也六句與說苑異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二句說苑無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二句說苑無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以上說苑異

此節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與說苑略同直以子

路爲賁育子貢爲儀秦其矜張自伐互相揶揄於聖
　人詩書禮樂之澤掃地矣尙可取以入家語哉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
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
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
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
其食厚而我思焉
　本說苑反質篇　瓦甂煮食聖人固不嫌其陋與薄
　但以此思親則受人之厚饋又當何如乎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獻者曰天暑市
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敢以進

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埽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本說苑貴德篇　聖人之祭何等鄭重乃以欲棄糞壤之物受之以進祖考何以爲聖人不經尤甚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

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本韓非子及說苑至公篇　死生大事追者殆矣竇不可僭踰缺何害於權恐子羔不若是迂也文選註衛蒯聵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則更不經矣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

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本說苑雜言　感二子之貺財而曰道必有時有勢而後行且重則夫子之視道不亦輕乎

孔子曰王者有似於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說苑下有生字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本說苑君道篇上有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

似正月三句故下文接言文武周公之事家語以其
不經例之改作王者似春秋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卿大
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
謂善安身矣
本說苑談叢無孔子曰以下其以善安身稱曾子非
聖人所以教人也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
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
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
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

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爲餓也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本說苑臣術篇告君發廩言固正大然仲氏不過季氏私臣小惠之行安必獲罪且既已與[illegible]亦何可遽止之乎至子路問命忿然吐辭不遜尤屬妄言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是不忠也說苑作不仁是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本說苑善說篇其文小異蓋因論語敷衍成文者然殊失論語本旨言多背道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說苑無此二句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

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哭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說苑無此二句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說苑十有三人

本說苑敬愼篇韓詩外傳載此其文少異丘吾子作臯魚

孔子謂伯魚曰（說苑不作謂伯魚）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說苑曰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唯學乎引詩自爲一章其下君子不可以不學另爲一章）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不飭（說苑作飾）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合說苑建本篇合二章爲一章按下章以飾容爲說另是一意不當聯合亦見大戴勸學篇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絪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說苑下有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雖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說苑無此三句

本說苑建本篇外傳亦有枯魚銜索四句不作子路語南遊於楚以下別作曾子之言當從說苑改正

子路無遊楚事他書皆無考外傳作曾子亦不足據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

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淸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本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載此略同程子作程本子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說苑作呂梁莊子同）有懸水三十仞（說苑四十仞莊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

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況於人乎

右莊子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襲說苑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亦本說苑雜言　子夏悋財斷不悋一雨蓋聖人推長違短斷不在此小事鄙誕至此極矣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

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二句說苑無）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剖而食之甘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右說苑辨物篇合萍實商羊爲一今分爲二文多增出　童謠何以獨聞於夫子萍實何以爲霸者之徵且夫子何以不告於聘問之始而必待再問皆不足信此亦當入辨物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

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
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
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本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
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
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

本說苑政理篇朽索馭六馬原本尚書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
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
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

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下刪說苑一段

本說苑政理篇亦見呂氏春秋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說苑無夫子問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說苑作夫子語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說苑恭而潔可以親上無上四句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說苑無此二句

本說苑政理篇　致思凡二十節悉本說苑讀者但取原本校之其抄撮一一如見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荀作聽令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本荀子法行篇荀作子貢之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本荀子法行篇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

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臣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辨且說也臣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三勿爲後見像而勿强陳道而勿怫此四者臣之所聞也

右未知所本伯常騫據說苑是齊景之臣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重戒故常置之於
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
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本荀子宥坐篇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其文小異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
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荀無此句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其
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
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

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辯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似善化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此節荀子說苑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襲荀子而稍爲改竄之　此多以其不息句然下文旣有浩浩不可屈盡之喻則此句意重矣當從荀子爲正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旣輟還瞻北蓋（音盍荀作九蓋）皆斷焉（荀作皆繼焉謂繼續）也　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荀作匠過絕耶謂過誤斷絕之也）　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文矣尙有說也（荀子云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本荀子宥坐篇其文異處已見小註當從荀子爲正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本荀子宥坐篇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本荀子子道篇知人愛人夫子告樊遲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荀作哀公問）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忠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本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荀作放舟同方）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

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仁且智惡不足哉

本荀子子道篇其文小異當從荀子　韓詩外傳說苑有此其文不同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被褐懷玉語本老子　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餘未知所本　三恕篇本之荀子者較他書爲醇荀所以

獨優於諸子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如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海內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右節取荀子哀公篇作篇首其言舜德以靜虛爲本蓋老莊之緒言也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左傳楚子復陳書有禮也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吉卦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得賁非吾兆也（說苑無此二句）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說苑下有寶珠不飾句）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本說苑反質篇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此節取說苑貴德篇論甘棠數語增思其人必愛其樹二句末增道也二字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劒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齋以受教

說苑貴德篇作持劒無舞劒　舞劒以衞身是劒客之流也其侮賢者甚矣

楚共王出遊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

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右本說苑至公篇呂氏春秋亦載此事孔子聞之其言不同曰去其荊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玩此則知爲老子之徒之託言說苑本之呂氏春秋而家語襲之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說苑原文曰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

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然後君子曰當從某子云云家語變其文義不可解

孔子問漆雕憑曰（說苑作漆雕馬人）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本說苑權謀篇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夫子知

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之所以自盡於親也將祭
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
本說苑權謀篇其文小異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
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
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
王之道其不可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敘虞芮質成本毛萇詩傳其下述孔子之言本說苑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

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也

本說苑談叢無孔子聞之以下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蘇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二句與荀異）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荀無此四句）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本荀子哀公篇好肆不守折二句難解當從荀子於市竊斷句謂好肆者固不肯守其折耗然長者亦不

爲此市竊之行王註不通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
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右未知所本不復辨其眞僞亦標識之以俟後之君
子考焉要推求其辭意於聖人近遠可默會矣後仿
此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
耳目導心不孫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
已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二句見說苑談
叢餘未知所本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不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記下有君子有五恥句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焉君子恥之

本雜記不作孔子之言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不逮門名之女魯人曰柳下惠則可

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此者也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本毛萇巷伯詩傳彼上有顏叔子事今削去無期於至善二句肅註毛詩見有孔子語故襲取之也孔疏言毛傳當有成文不知所出非引家語不知家語實竊毛傳也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害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之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也

小辨害義二句韓詩外傳說苑皆有之大戴記作小

辨破言小言破義關雎興於鳥六句見淮南子泰族
訓與小辨害義二句文義殊不相貫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
則刑戮薦臻
未知所本
豳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
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
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至矣初太王都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
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

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王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

此因孟子引孔子稱周公知道乃取滕文章語增入於後中加后稷公劉一段末以武庚惡能侮一句作結豈孟子之言皆出於孔子乎　又按此刪改孟文

原本毛萇詩傳

鄘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執轡二句乃鄭詩非鄁詩也以爲鄁詩合竿旄之篇未解何本竿旄之忠告至矣哉一句係左傳譏鄧析語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二句見毛詩傳蓋本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孔疏謂是家語文蓋據今本言之也動於近行於遠二句見淮南子繆稱訓引執轡如組一句蓋雜組成文者　好生篇凡二十節舊本有孔子讀詩至正月一節今從毛本入下賢君篇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本